

悲 欢 离 合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殊不知，苏州的天堂是以阴柔之美为底色的。

美国人随手地种上了苏州的园林，把这个中国花园移植到美国的各大都会中去。但西方人并不知道，“中国乐园”乃是世事无常，都是政权的更替、血雨腥风，权力的倾轧，官场的沉浮……

古往今来，多少才子佳人愁肠！

西施以身报国，采玉以泪还情，水榭堂前，秋香的悠慢，也随着柳如是少妇老大的风流……

“中国园林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它不是享受的初衷，而是政治压抑下的产物。”

被历史尘埃掩埋的苏州园林的故事再次被钩起……！



张国擎著

历史沉钩

苏州园林旧闻

责任编辑:张益刚 贺 畅

版式设计:李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沉钩——苏州园林旧事逸趣/张国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01 - 008612 - 5

I . ①历… II . ①张… III . ①古典园林-史料-苏州市 IV . ①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640 号

历史沉钩

LISHI CHEN GOU

——苏州园林旧事逸趣

张国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25

插页:2 字数:353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8612 - 5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第一章

园因人兴说拙政 1

第二章

泰伯让位引出的故事 43

第三章

把拙政园的故事说完 81

第四章

苏州最宜园林住 123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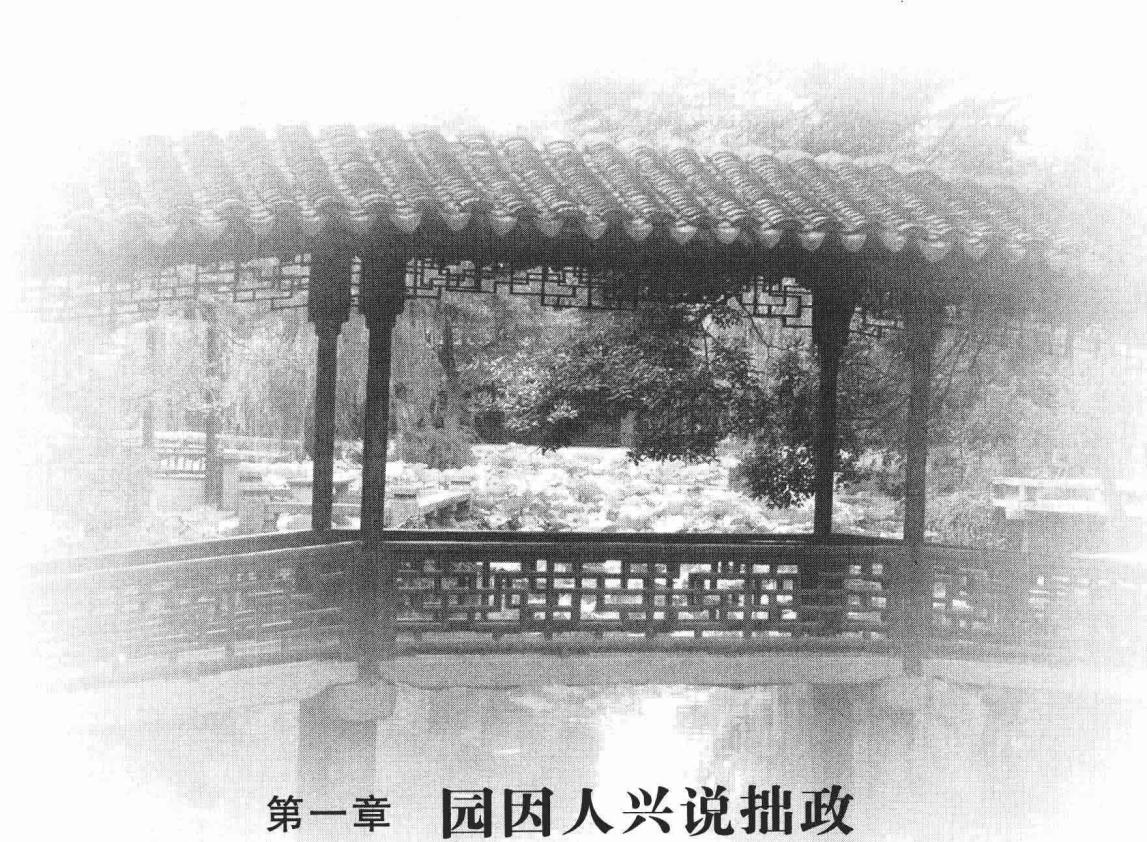
虎伏小丘靓青史 151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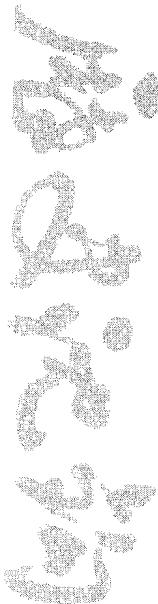


CONTENTS

- 第六章
网师园里的姐弟恋 209
- 第七章
没钱人的手出礼,竟然是座留园 247
- 第八章
沧浪之水濯尘心 273
- 后记 319



第一章 园因人兴说拙政



一

明朝正德年，是明王朝第十一个皇帝朱厚照的年号。按公元纪年是十六世纪，时间距今刚刚是五百年。朱厚照上台执政第四年，也就是公元 1509 年，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有大臣打了一份小报告，绕过了当时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太监刘瑾，悄悄地递到了朱厚照手里。这个我们叫做“小报告”的奏本里，说的是御史王献臣私自接受边关大臣送的美女与金银珠宝。

2

这是典型的贪污行为。朱厚照拿着这个奏本，在手里扬扬，掂了掂，琢磨起来……

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立下的规矩，现在负责专门整人的“东厂”会立刻把王献臣抓起来审查，闹不好还要满门抄斩。

让朱厚照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小报告能够如此迅速到他的手里，一定有些来历。他也清楚，朝廷现在是刘瑾大公公替他“当家”，下面的奏折都是两份，给刘瑾的才能真正起作用，才会得到处理。给他朱厚照的则会石沉大海，因为他不想烦这些琐事。但不知为什么，这份奏折就一份，而且直接到了他朱厚照手里，由他来决定。

朱厚照这一天，不知是情绪好还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像平时那样把这份奏本顺手扔给身边的太监，让他们交给刘瑾去处理，而是又一次拿在手里掂了掂，很快脸无表情地放在那里了。

消息立刻到了太监出身的大内刘瑾那里。皇帝不在的时候，刘瑾去看了看那桌上的奏本，想琢磨点什么出来。他想知道美女的去处。这个八面不靠的王献臣是个人物，既不是李东阳的派系也不是杨廷和的学生。谁是他的靠山？他接受美女是自己享用还是送人？如果送

人，他会送给谁？那人一定是他的靠山！在盘根错节的朝廷派系里，他刘瑾还真没有把这个王献臣放在手里好好掂量琢磨过。

让刘瑾不能释怀的是，王献臣这样的人，谁来弹劾他？为什么要绕过他刘瑾，把奏本直接送达“天庭”！绕开他，是不是因为有人量不着他王献臣的底，怕“扎到刘瑾的肝肺”？

刘瑾琢磨出这一点后，退了出去。紧接着，刘瑾展开天罗地网精梳密篦。

这位皇帝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是明孝宗留下的唯一子嗣，两岁被确立为皇太子，小时候聪明伶俐，对于佛经梵语深谙精通。太监们为了投孩子好玩的习性，想尽办法使其享乐，没曾想到，这种教育毁了这个孩子。明武宗十五岁即位，做了皇帝却不像别的皇帝那样行事。登基才四月，就挨了英国公张懋等的第一道棒喝。大学士杨廷和、刘健、李东阳没少用祖训批他。

朱厚照顽性难改。

他从不上早朝，只是在傍晚时与大臣们聚会。

他的这种怪异行为引起朝野不满。

张懋、杨廷和、刘健、李东阳与王献臣软泡硬顶地劝过这位不同于历史上本朝的任何一位皇帝的大明皇上。

朱厚照为人处事也不像别的皇帝那样遇事会当场反驳或发牢骚骂人，更不会像明成祖朱棣那样把你刷了。他，听了也就听了，温和地一个转身走开了。走开了，这事儿也就“走开了”。

其实，他的主要毛病还不是在不上早朝的事。

不上早朝的事，本朝前面的皇帝也都有过，唐宋朝的皇帝也经常如此。皇帝戏周后，忘了上朝，闹得谏官在花园里追着喊，这都是皇帝们的趣闻。问题是他的行为规矩与常理有异：不住皇帝应该住的宫中，而是搬出去住进他自己营造的“豹房”，与虎豹同室，隔笼而居。有一次还亲自驯虎，险遭叵测。这些都是太监从小纵使造成的，也是明朝太监乱政的原因之一。皇帝与太监过密，这也无可非议，明朝用的就是太监。他与太监过纵倒也算了。令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在太监们暗中明里的牵线搭桥中，与和尚们过纵，与妓女往来过密，这叫众臣担忧。

后宫朝内一片怨气。

这些怨气自然会流露到御史那里，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官员应该

履行职责,劝他循规蹈矩。在这几位御史中,表现最为激烈的就是王献臣。

现在,刚刚离开案头又转到豹房门口的朱厚照还在想着那个小太监暗地里呈给他的这份有关王献臣的奏本。此刻,他有些幸灾乐祸起来。他甚至想,你王献臣屁股上有这么不干净的事,还凑什么热闹来说我?

换个角度说,身为御史的王献臣若不讲,还有谁讲?本朝已没有专职的谏官,他应该担当此任。他王献臣再不讲,你朱厚照莫不是要做商纣王?

谁愿意让好好的皇帝去做昏君,死谏也要阻止啊!这是做臣子的使命,千古不灭的使命!

凭心而论,在朱厚照的心目中,王献臣是个好官,替他去外地巡视办了许多好事,各地官员都在奏本上说他王献臣的好话。

再说,干监察这一行,真正能像王献臣这样忠于职守的还不多。

有人说,后面的这些事都在前朝有影子,“效仿前人所为”,是否暗指这里的事,倒也不是那么青葱豆腐一样明白。当时的朱厚照的确是在明朝一片繁荣的歌舞升平中接位的。他前一任的弘治皇帝十八年执政勤勤恳恳,明智而富有人情,朝野好评如云,天下太平。由于弘治皇帝的努力,留下的黄金白银使国库充盈。这就让个性怪异的朱厚照不必考虑到国库盈亏,人民生活如何。如果不是他一意孤行,那张龙椅是能让他坐长久的,不至于会因为小小的一次钓鱼而翻船。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唯一让外界感到这个朝代开始走向末路的,就是《姑妄言》、《金瓶梅》等一批坊间小说的出现。

民间流传《金瓶梅》,从表面上看,对当时的朝政没有丝毫影响。国库富足,天下太平,一年春秋两季乡试,平时举贤拔贡,已将天下人才网罗殆尽!

这话,怎么讲呢?

谁敢说,天下人才网罗殆尽!

明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照敢说。

他的理由是,这些人才虽不在朝中,但他们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这个关系上说,所有的人才“大鱼”都在他皇帝的网里,还怕什么。流失在外的不会有什么大鱼。如果有条漏在外面了,也不用着

急，再慢慢收拾就是了，一两条大鱼掀不起巨浪。

朱厚照唯一不知道的是：知识分子到了明朝中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的腐败使正直的有抱负的士大夫迅速走向民间。这就带来了一个现象：高高在上的皇帝看到政权的牢不可破，而敏感的士大夫们则嗅到腐尸的气味！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明朝皇帝尤为器重太监，甚至在皇帝朱厚照的眼里，武将文官统统与他身边的太监无异！他不必去考虑坊间出了什么《姑妄言》、《金瓶梅》，他只要把身边的太监管好就行了。

如此推断，眼下紧要的事就是：如果公开王献臣的事，目前这个表面平和的朝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他作为皇帝的朱厚照最为不愿意见到的事。他不想让前朝安排好的班子在他的手里变动太大，以影响他的远大计划。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两次以明军最高将领官衔加皇帝身份亲征蒙古，又以武职最高，文职太师身份历游江南，都是他此时聪明而富有计谋的所在！

据说，朱厚照的可贵就在于他遇事不乱，果断！

动一个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这对于朝廷来说，触一发而动全身，得慎重。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这事发生在朱厚照身上，似乎与他的冒险个性不合。

这其实也是无所谓。一个人的个性自然可以是多侧面的，此时这么做，也是对的。

朱厚照还有一个独到的观点，他认为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那都是开国皇帝那个时候放在嘴边的故事。到了“文治久安”的他这一代皇帝手里，那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应该有！他认为这世上如果真有人不爱财，那一定是个不正常的人！作为皇帝真正要做到的是：决定如何调整一下贪得无厌的，起用小贪或少贪的！以不影响到整个社稷为原则。从这个“理论”上讲，他认为，是人都有欲望，你没有对钱财酒色的欲望就会有别的欲望，人生除了钱财酒色，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不也都统统包括在内了嘛！那一定就是想更大的，那是什么？

野心！

与我争夺天下。

因此，就皇帝自身的利益考虑，完全不贪的，绝对不贪的官员，他朱厚照反而不敢使用。

皇帝朱厚照能思考到这个地步,作为他来说,也真的是不容易了,算是对得起王献臣了。

下一步,朱厚照把太监喊来,让太监去找王献臣。

二

刘瑾并没能查到王献臣的什么背景。

这一点,朱厚照也从刘公公的表情里看出来了,好看“戏”的朱厚照感到有些失望。他立刻决定将这件事交给刘瑾去处理,看看他会弄出什么“故事”来。

自以为摸透皇上心事的刘瑾,这回失手了。

明朝的太监个个都是好角色,察言观色,助纣为虐,落井下石,为非作歹。无数的文章著作里面为此说过他们。

当刘瑾从皇帝的表情里读懂他的意思后,立刻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他们想改变皇帝的意思,完全可以做到。

6

现在的问题是,刘瑾一直想独揽朝政,目前李东阳与杨一清等人是他的最大对手。如果能够查出王献臣是李东阳的人,那就好办了,一锅端掉,岂不皆大欢喜。他的手里早就有了好几个顶替王献臣位置的合适人选,这些人选不再从德才兼备的角度考虑出发。他们能够成为人选的重要标准是:明码标价。这种远离社会与时代的道德标准出现的空缺顶替,最好不要轰轰烈烈,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如果大家都看着那人下台,更关心谁谁谁上台替了他,这份买卖就抬不高价了。

这回,刘瑾没派小太监去与王献臣见面,而是亲自前往,并向王献臣表明了某种意思,这意思里自然掺进了他个人的意愿。王献臣当然能听得出来:如果你现在能够加入我的行列,什么都不追究!结果还会更好。但王献臣偏偏没有“领悟”太监总管刘瑾的意思。

在王献臣的脑子里,太监与朝中一些专门鱼肉百姓的官员没什么不同。他直接告诉刘瑾,你的末日就要到了,按先帝立下来的规矩,你无权过问,我要面见皇上。

刘瑾这回又错了。他没按平时的做法行事。照平时的习惯,他会不容对方说任何话,先叫东厂给你吃吃刑具的厉害,然后再来对话。他

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正是王献臣带回来的美女，现在已经在后宫，只是王献臣一直没有报告皇上，正是这一点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刘瑾把王献臣的话迅速报告了在豹房逗豹逗累了想离开的朱厚照。

朱厚照说，好啊！现在就“请”他来。

刘瑾一怔，以为自己耳朵坏了。直到朱厚照再一次提高嗓门：“快去请啊！吏部王大人，是要请才来的。”

刘瑾站在那里足足有好几分钟，他这才明白过来，前面皇上交他处置，只是“戏”他的。幸好自己没上当！而这时，刘瑾更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这个王献臣必须立刻从朝中清除掉！

王献臣也不软弱。他当着朱厚照的面拿出了一个奏折，上面列举了刘瑾的许多罪状。其中还涉及朝中一些官员，而这些官员都是通过刘瑾买官上来的。王献臣举了个小例子说：数月大旱后，京城突然降了三天三夜的大雨。各地的奏本纷纷报告旱情缓解。负责编辑邸报的部门说了许多的外行话，令朝野耻笑。王献臣认为，新朝以来，朝廷上下并不以惩贪去弊为任，纷纷相互吹捧，并举出了其中几个人的事实！他王献臣从边关一回来就找这些人核查，原来许多蒙上欺下的事，竟然都是刘瑾一手遮天造成的，尤其是关于刘瑾设计陷害杨一清的事，证据凿凿。

刘瑾站在那里，汗流浃背，两腿直晃。

朱厚照看了一眼刘瑾，笑了起来，但他很快收起了笑容，他知道，现在这位御史出手的奏折是无懈可击的，凭你刘公公那点道行若能治得了他，他还做什么御史啊，回去种山芋算了。你刘瑾的能耐在王献臣面前，还嫩着哩。

收起笑容的朱厚照，同时也收起了秉公而断的念头。当下朝中，反对他养豹，反对他面对数百佳丽不临幸却去外面玩妓，反对他放着朝中大事不抓……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刘公公能够体恤到他。如果照王献臣的一个奏“秉公”了，这刘公公必进大牢！

朱厚照耳边吹过来刘公公的“故事”不能算少。其中刘瑾与后宫“某妃”合谋让那些皇上临幸的女人不能怀孕的事，不管是怀疑，还是查实据，只要他朱厚照说“查”，其结果必然是刘瑾下油锅！但这件事传到他耳中已经多时，那一刻的他也想过问的，一想到老皇帝们理朝的

那累劲儿，再看看刘瑾伺候他的“暖”意，他就不想再提了。眼下，皇帝需要的是“潇洒”！

这种心态很快在朱厚照身上渍漶开来，整个儿占据了他的心灵。
皇上态度，决定着事件的进程。

朱厚照陷进尴尬，刘瑾立刻明白自己的救命稻草就在这位皇帝身上，眼下要紧的是赶快上前帮助皇上解困。只有皇帝的态度转为顺势，自己的命才能保住。

皇上的面子就是眼下的关键！

这时太监的聪明该上场了，像戏剧里那样“救驾”啦。

刘瑾发现王献臣不但没领会他的那些意图，还把他的臭事抖了许多。如果再不加以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就不是王献臣倒霉，而是刘瑾提前灭亡了。好在刘瑾在离开王府后，拿出了一个备用方案，那就是罗列王献臣与李东阳、杨一清等人“罪行”，许多官员在上面联名弹劾他们。这个奏本就在怀里，好比子弹在弹膛里躺着，只要他开口，那“弹”就跳出来了……

东厂“枪手”出场弹劾御史王献臣，还累及李东阳与杨一清。

事态大有越闹越大的趋势。

朱厚照此刻皱起了眉头。只要点点头，或者说，表示出一个小小的赞同性的意思，这个结果都能让刑部立刻上前把王献臣的乌纱帽与官袍摘掉，然后投入大狱。李东阳灭门，杨一清修的长城马上停下来……

刘瑾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朱厚照的真正“态度”，他迅速拿出杀手锏。如果迟疑，等皇上朝王献臣微笑，他刘瑾就要灭亡！刘瑾飞步上前，跪奏王献臣与李东阳、杨一清等人的“罪行”同时呈上奏本，这个奏本只要皇上点头，他刘瑾在朝中就真能“一手遮天”了。

事情往往因为场景、地点、皇上情绪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现在，双方不是在正儿八经的朝廷上，而是在“豹房”附近的屋子里。朱厚照的身边没其他大臣，就是王献臣与刘瑾。而且双方与皇帝都很近，虽然大家尊严依旧，但争吵与打架都可以不像正经上朝那么严格，放下脸面，稍稍撕开些脸皮，手脚舞动也可以放出些尺寸，这分寸全在自己的掌握中，紧了不行，松了也不行，好比演戏，耍水袖要要得到位，跑龙套要跑得踩踏鼓点合锣音。别让皇帝真格动怒，也别让自己吃了亏。放得开，也收得起，几步就能逃出门去，不必担心禁卫军阻拦。

争吵的结果：刑部没把王献臣的乌纱帽与官袍摘掉，东厂自然也无法在王献臣身上展示他们那灭绝人寰的整人手段，而是让王献臣与弹劾他的人一起离开朝廷。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朱厚照玩的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游戏！

选择这样的结果，后人认为他朱厚照的确是个有头脑的皇帝。是否如此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的朱厚照绝对认为这是对王献臣最大的爱护。他当场对王献臣说，你就告老返乡吧！

正如对所有劝谏朱厚照的人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弹劾王献臣的人到外地去做官。

这是王献臣所想不到的结果，他长长叹口气，知道今天的结果还是自己不谨慎造成的，收礼之事，行贿之事，谁透露出去的？罢了。

回家就回家，这官场并非是个好去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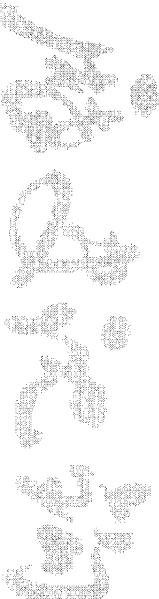
就这样，王献臣带着他为官几十年中所得的丰厚财富，租条船悄悄离开京都，沿大运河一路行舟。途中也不敢多耽搁，更不要说游山玩水了，怕沿途什么人再打个小报告，皇上一时兴起，重新拿他回去治罪，本朝也不是就朱棣一个皇帝会反复无常。更怕的是刘瑾派个什么人在前面某个地方伏着，找个借口干掉他！这种事历史上太多了！刘瑾干这样的事可是行家里手啊！

致仕之人如落水之犬，逃命是第一要紧之事。

低调急赶，终于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苏州。

上岸后，王献臣面对北方深深地叹口气，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接着，他一拂袖，仰面大笑地对家人说，先到驿站住下，容找到合适的房子再说。按照当时的规矩，卸任告老返家的朝臣回到家乡，如无祖上留下的房屋居住，可以先住在“驿站”。驿站没地方住，当地官府会出资临时租房给你。所以，王献臣回到家乡苏州，自然就可以先住在驿站里，慢慢再去找房子。

当时的苏州是长江南岸最大的都市。自唐太宗贞观六年在苏州设“江东道”后，这个在隋文帝时代定名的苏州，经历朝历代的建设，已逐步成为今天的省级建制单位。



明朝，苏州的管辖区进一步扩大，由南直隶江南诸府又扩及江北安庆府，设“应天巡抚署”，这就是说，长江以南包括今天安徽的安庆市并一直朝南直至福建这一大片土地，当时都归苏州管辖。

明朝朱元璋提倡节俭，并立下种种制度来保证他打下的江山社稷万固千秋。但到了朱棣之后，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已成了治“朝敌”的工具，而不是治理天下的“法律”了。

朱棣朝后，明朝成了地地道道讲究享受的朝代。这一现象，尤其是在苏州表现得格外突出。

“应天巡抚署”内，辟有专门接待朝廷官员的高级地方，对外虽然也叫“驿站”，但这个驿站，完全不是旧时“驿站”的概念了。里面内容丰富，不仅有吃住之地，也有妓女相陪。这里的妓女，大多是遭官抄没收家产的官员家眷！他们本人遭斩杀后，家眷“充做官奴”！据说，此事始于永乐皇帝朱棣。

做官的公派出差路过驿站，目睹同僚家眷沦为官奴，那是什么心情，那是什么滋味？也真有他朱棣能做得出的。

.....

10

王献臣住下后，驿站的官员照规矩要举行迎接仪式，这种仪式自然便是酒宴。在酒宴上向这位阔别家乡多年的“高官”传递一些“本地新闻”完全必要。

入乡听俗，随乡就俗。王献臣洗耳恭听，他心里清楚，在旁伺候他的这些官奴中就有故友旧属的家人，其中不乏曾经有恩于他的同僚家眷。他决定背地里悄悄问候或者资助，一般相识的则避而不见。特别是一些过去曾同朝为官并时时相遇的家眷，今天在此相逢，真让他有些物伤其类之感。每每此时，他也有几分庆幸，真要好好感谢朱厚照。朱厚照若像朱棣，那就惨了，王献臣的家眷可能连做官奴的资格都没有！

不仅仅是王献臣要感激朱厚照，我们今天也要感谢朱厚照。如果没有他那次的仁慈，可能就永远不会有苏州拙政园。以当时王献臣所任官职而言，不足以有购置如此家业的可能，这就留下一道难以计算的题目：王献臣到底收贿多少银两才得以购置此地产？或是并非收贿而另有他途？

毕竟拙政园不同于天下任何一个私家花园。以其风格与个性，它必然要成为中国独特的江南品味的私家花园代表！同时它也是一段个

人经历变化的产物，更是一代为官者落下的思想写照。

四

照一般的惯例，王献臣安顿一家老小后，应该立刻去拜访故友。

离家多年，现在回家不是省亲而是“还乡”定居，他得一一拜访。

尤其是两年前九月的那场地震，使许多人死于不幸。这场地震发生在凌晨三点左右。由于入秋后突然出现气候反常，高温持续，一场大雨，从前天早上一直下到今夜子时，整整两天一夜还带半宿，气温骤降。疲惫多日的人们终于盼到一个睡好觉的机会。然而，地震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人们猝不及防，无数家庭流离失所，许多原来很有名望的府宅因为这场地震而“支离破碎”。

现在，王献臣要去看望故友，更要去看望当年提携过自己的恩人老师们的后人。然而，他的这次返乡既不荣耀，也不光彩，更谈不上“衣锦返乡”。他得“夹着些尾巴”，过分的张扬，传到京都，适得其反，引来杀身之祸，那就划不来了。做了多年监察史官的王献臣，学会的就是低调处世。他带着书童，便服轻装上路。顺着自己年少时走过的那些熟悉的街巷弄堂，河埠桥堍，拜访了幸存的几位好友，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因为地震或家道败落后的闲置空宅地。

他决定抽空去看看。

作为江南省城级的都市，当年的苏州不亚于今天的上海。城里的宅基地非常紧张，也很昂贵。如到郊外置地，他不愿意。王献臣需要住在城里，最好能选块闹中取静的置宅佳地。要想做到，只能从地震或家道败落的人手里得到。跑了几趟，看了一些地方，还是觉得张士诚女婿潘元绍的驸马府这地方比较好。

“是娄门与齐门之间的那块空地吗？”驿站里的老苏州问道。

当得知是时，这位苏州通兼账房先生连连说，好地方，好地方，环水而绕，有河相通。

王献臣也觉得它是个好地方。他能看中这地方的原因，主要是它的位置正好在苏州城内的娄门与齐门之间，虽然目前有些空旷荒凉，但这个地理位置恰是离城市中心最近的，是块绝好的住宅地。历代都曾被人看中，只是……

后面的话就不能再说下去了。

苏州通兼账房先生把话题一转,点拨他说,这是块沾古气、出绝好文章的地方啊!可以让你驰骋笔墨,做篇千古春秋巨篇哩。接着他提醒说道:想必先生一定知道娄门城外原本是娄县县城,是吧。

你是说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时?哦!是的,想起来了。

王献臣嘴角掠过一丝不可见的笑意。是啊!说起来,他王献臣也是一代文豪,文章诗词书法在朝中也是有过一阵风光的。你苏州通兼账房先生说的,我哪能不知道?

他接过话说,嬴政二十六年,全国被划分成三十六郡,吴越合为一郡,以会稽山为郡名。吴地设县制在古吴都,就是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嘛!当时的吴县东北近临大海,水网密布,民以渔业为主,江河冲积海滩地,农人开沟排水设埭堤开塘制田,因此又在那里设了个疁县。筑城称:疁塘。

古时筑城建县,必设衙门。衙门是根据居住民众多少户来决定其规模的。因此说,衙门是与百姓的关系相当大的。衙门把百姓看管得很紧。有个很好的比喻,就像养羊,而且是圈养。让他们住在城里,太阳出来了,放他们到城外去种地,日落了让他们回“圈”,回到县城里管理。这个疁县更好管理,对外仅有一条旱路可以出入,还必须经过吴县的城门。其他的对外通道,都以水道为主。就是这水路,衙门也在与吴县相通的地方筑起水城门,用栅栏挡着,什么时候可以放你们到外面去捕鱼,什么时候你没有回来,船跑到哪里去了,他都能掌握。

王献臣还记得,吴地方言读起这个“疁”字,与“娄”相近。他还记得,东汉时孙权封陆逊为疁侯,用当地土语读起来就是“娄侯”。后来,新的人当皇上,在县政权人事变更时,就顺着吴地方言称“娄县”了。这个娄县,就这样一直延了下来。

他们又说起了那些水门与旱门的事。王献臣当然记得。

他说,娄城的城门啊,自古就有三重城门与闸门装置。三道水门,门门有闸。外城、中城、内城上均有城楼,下有闸门,把守坚固,一直被称为姑苏通外的重要水道。有城门就有城外与城内的街道。尤其是娄门,水产渔业都从这里源源不断送到城里,上了公孙王侯与大家富贵、平头百姓家餐桌的。